

一群特殊的客人

程红

10月23日,我正在埋头工作,一句问询打破了多功能厅的安静。抬头望去,五位鬓角染霜的阿姨站在门口,年纪看着都已逾七十。她们有人肩上背着洗得发白的双肩包,有人提着小巧的手提包,目光在多功能厅里来回打量,脸上满是困惑与好奇。

“请问阿姨们有什么事吗?”我连忙停下手中的活,朝门口问。这多功能厅本是医院举办大型会议、活动的场所,自从我们所在的办公楼启动体检中心改建工程后,几个职能部门便暂时搬到了这里办公。平日里,常有来办理转院、盖章、查询业务的患者或家属,我们以为这几位阿姨也是来办理相关事务的。

“我们啊,都是矿医的老职工,后来回了上海。”背着双肩包的阿姨往前挪了两步,声音里带着几分感慨,“我在大屯生活、工作了几十年,心里一直惦记着这儿。这几天约着老姐妹们结伴回来看看,今天特意来瞧瞧我们当年工作过的医院。”“原来是为医院出过力的老前辈们,欢迎你们回家!”我们几个立刻站起身,快步走到

阿姨们身边,热情地跟她们打招呼。

“你们可能不知道,我们上班这会儿,这儿还是医院食堂呢!”一位阿姨的眼神里满是回忆。“啊?我们还真不知道这里以前是食堂!”我们惊讶地回应,“早就改成多功能厅了,最近办办公楼改建,我们才临时搬过来的。”

“对了,***还在医院吗?我们当年是一个科室的。”一位阿姨突然问。“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呢。”我们摇摇头。“那**呢?她后来没留在这儿吗?”“这位也不在我们医院了。”……阿姨们接连提起好几位老同事的名字,可我们一个都没听说过。

“我当年在外科工作,跟***是同事,听说他现在都当领导了,不知道今天在不在医院?”一位身材瘦高的阿姨问。“他现在我们医院的党委书记啦!”“那,能麻烦带我们去他办公室看看他吗?”

于是,我带着几位阿姨往院领导的临时办公地点走去。可惜书记不在办公室,阿姨们脸上瞬间露出了掩饰不住的遗憾,脚步也慢了几分。我赶紧提起几位马上要退休的老职工,试

着问道:“阿姨们,你们认识***吗?还有***,她们都是医院的老员工了。”“不认识呀!”“没听过这名字。”阿姨们接连摇头。没能帮她们找到故人,我心里感觉也挺遗憾的。

下楼时,一位阿姨突然停下脚步,抬头指着后勤楼东侧的门诊楼,“那时候外科、内科这些科室都在那座楼里,每天人来人往的,热闹得很。北边那座高楼,我们走的时候才刚动工,后来不知道做什么用了?”“阿姨您记性真好!”我笑着介绍,“那座楼一楼、二楼原来是门诊,三楼、四楼是职能科室,五楼是病案室。今年7月份刚启动改建,以后要改成体检中心了。”

走过西广场小花园时,她们又忍不住感叹:“这里也变了啊……原来这儿有个小水池,里面养着荷花和金鱼,夏天的时候可好看了。好在六角亭还在,那棵木香树也还在!”顺着她们的目光看去,那棵木香树早已长成了老枝虬髯、枝条交错的模样,树干上满是岁月的痕迹。“这棵木香树每年春天都会开满花,那时候整个医院里都能闻到淡淡的香气。”

在医院里逛了一圈,阿姨们便准备离开了。一位戴帽子的阿姨停下脚步,回头望着医院大楼,声音里带着几分动情:“离开大屯快30年了,这次能回医院来看看,也算圆了我的一个心愿。就算这辈子再也没机会回来,也没什么遗憾了。”朴实的话语里,满是对这片土地、这座医院的深厚感情。

当年,她们还是风华正茂的姑娘,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这里,用精湛的技术医治了无数职工和家属,奉献了最美好的青春。如今,她们已步入花甲之年,却依然千里迢迢赶来,只为看看曾经奋斗过的地方,缅怀那段逝去的青春——对她们而言,这或许就是最珍贵的精神慰藉。

我在门口和阿姨们挥手道别。余晖洒在她们身上,给她们缓缓离去的背影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边。那一刻,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伤感。虽然我从未认识她们,可看着她们的背影,竟生出一种久别重逢后的依依惜别之感。已近耄耋之年的她们,跨越千里回到故地,看到医院如今的模样,不知道心里会是怎样复杂的滋味?

爱在重阳节

曾玲玲

念头一动,脚便已踏上了归程。我到家时,日头正懒懒地斜在西边的丈八山上,将落未落。院子里,父亲正弯着腰不紧不慢地扫落叶,那声音干燥而温暖。他听见门响后抬起头,见是我,眼里掠过一丝讶异,随即化开一团温润的笑意:“回来了?到屋里歇着去,山上风凉。”

重阳的意味,要登高才算圆满。次日清晨,天还未亮,我们和父亲沿着屋后那条蜿蜒的小径,向丈八山走去。路旁金黄色的野菊开得正酣,一丛丛、一簇簇,带着清冽的苦香,固执地缀在已然有些萧瑟的草丛里。草尖上的露水很重,走不了几步,裤脚便湿了一片,凉意直透到肌肤上。

父亲走在前面,步子迈得沉实而稳当。我默默地跟着,看着他不再挺拔、甚至微微佝偻的背影,我心里忽然漫上一股说不清的酸楚。这背影,我曾骑在上面看过戏,曾跟在后面拾过柴火,如今,它却像秋日老树的枝干,透着力道,却刻满了岁月的风痕。

山路走了一半,父亲在一处平坦的坡上停下,拄着一根捡来的枯枝,微微有些喘。我赶上前与他并肩站着,回身望去,整个村子还沉浸在青灰色的晨曦里,静悄悄的,只有几缕炊烟软软地升起来。父亲伸手指着远处说:“瞧!那棵枣树底下就是咱家。”他的手指粗短,关节突出,像老树的根节。我顺着望去,心里蓦地一热。

“你小时候,身子弱,老是夜里哭。”父亲望着远处,声音里带着晨露般的湿润,“你娘没法子,我就抱着你,在这条山道上来回走。说来也

怪,你一到山上,看见头顶的月亮或是满天的星星,就不哭了,睁着乌溜溜的眼,静静地看。”

我静静地听着,脑海里恍惚浮现出父亲言语中的画面:父亲用宽厚的胸膛,将那幼小的不安抚平成匀静的呼吸。那时的风,想必也如现在这般,凉凉的,带着草木的气息。

终于到了山顶,天地豁然开朗。东边天际的云彩已染上一抹淡淡的橘红,太阳即将喷薄而出。向下看,田地、房屋、河流都清晰地铺展在脚下,像一幅摊开的工笔画。风在这里变得浩荡而自由,吹得我们的衣衫猎猎作响,也将胸中那点都市里带来的郁结之气,一扫而空了。

父亲不再说话,他古铜色的、布满皱纹的脸在晨光里,像一尊沉默的雕塑。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了,父亲的爱,何尝不似这重阳?它没有春日的煦妍,没有夏日的热烈,它沉静得像山涧的潭水,厚重得像脚下的土地,就在这无言的陪伴中,在这登高远眺的片刻宁静间。他不说,你却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得到。

下山时,父亲走得更慢了。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搀住了他的胳膊,他微微一怔,却没有拒绝,只是将身体的一部分重量信赖地交给了我。那一刻,我臂弯里承载的,仿佛不是重量,而是一种沉甸甸的、传承的温暖。

回到院里,母亲已熬好了小米粥,金黄的粥汤,散发着朴素的香气。我坐下来,端起碗,觉得这一日的重阳,才算真正地、圆满地,落到了心里最安稳的地方。

登高话重阳

魏欣然

秋风呼啸着,凉风钻入衣领,我不得打打了个寒噤,随后拢紧外衣,登上石阶,跟着父亲往山上走。

父亲年过半百,身体却依旧硬朗,纵使逆风而行,步履也似年轻时稳健。我因为工作失意,兴致全无,跟在父亲身后艰难迈步,脚下似有千斤重。行至半山腰,不时有人流自侧方小路汇入主路,他们身上佩戴着茱萸香囊,那香气若有似无,为干燥的空气注入一丝甜蜜。

父亲转过身,见我望着人群出神,轻声道:“大路拥挤,人群熙熙攘攘,难免浮躁;小路虽窄,景致却佳,沿小路登顶,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”话音虽轻,却像一颗石子投入我的心湖,荡开圈圈涟漪。

这座公园距离我家不过百米,里面有一座小山,山不高不陡,不过半小时便能登顶。记得儿时,每逢重阳节,父亲便牵着我的手,一路步行至此。那时年少轻狂,恨不得一口气登上两三级台阶,可短短几分钟就累得气喘吁吁,脚下一软,整个人瘫倒在地。父亲的身影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我眼前,他蹲下,示意我爬上他的背,然后背着我一路登上山顶。

“重阳登高,来年步步高。”父亲如是说。

几名登山客自另一侧攀至山顶,似是看出我的疑惑,父亲说:“你瞧,通往山顶的路,不止一条。”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,树丛掩映间,一条崎岖小路蜿蜒而上,狭窄而隐蔽,轻易不能发觉。我缠着父亲自小山下山,脚步也比来时轻快许多。上学后,课

业愈加繁重,后来步入社会,鲜有时间陪伴父母,儿时同父亲登高远眺的情形被埋藏在心底。如今,我难得归家,却因工作碰壁精神恹恹,今日恰逢重阳,父亲提议故地重游,为我图个“步步高升”的好彩头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搀着他登上最后几级石阶,山顶视野骤然开阔。父亲深吸一口气,俯身凝视山下风景,缓缓开口:“你看那苍松翠柏,嶙峋怪石,于山顶望去,别有一番风味。”我顺着他的视线向下望去,山风阵阵,云层飘渺,阳光洒向大地,各色景致沐浴在一片金色的日光下。

“年轻时总想着向上攀登,可爬得再高也莫要忽略了沿途的风景。”父亲顿了顿,指向那条被树丛掩映的小路:“你儿时懂得换一条路下山,如今倒是忘了。”父亲笑着,往日严肃的面容平添了几分柔和。望着父亲慈爱的脸,泪水不由自主盈满我的眼眶,连日来的辛酸委屈终于找到了出口。

我与父亲沿着那条小山下山,日头驱散了寒意,空气中弥漫着茱萸草的香气,令人心旷神怡。秋天已走到尽头,大雁南飞,万物归隐,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啁啾着,那叫声婉转清脆,衬得整座山林更加寂静;沿途枫树成林,枫叶鲜红欲滴,于风中沙沙作响;山下流水淙淙,与雀鸟的啼鸣、枫树的摇曳应和着,奏响了独属于晚秋的绝妙乐章。重阳时节草木摇落,却自有一番萧瑟中的壮美。它不如春日绚烂,不及夏日繁盛,却像此刻漫山的红枫,历经风霜后,呈现出生命最本真的、灼灼其华的色泽。